

## 送别宗培兄

五年同窗五十年隔洋兄弟郑宗培在中国时间2月27日清晨去世，我在美中时间27日上午接到同班张蕾学妹微信得知，登时全身发软，取消去游泳馆，整个上午我无法工作，将几篇已经上网的纪念文章看了又看，尤其是他的照片，眼泪自然，因为宗培兄的人格，见识，和魅力，凝聚我们中三（8）班几个同窗好友有机会就



在上海聚会吃饭海阔天空。

我无需历数宗培兄的成绩，国内出版文坛广播视  
频界已经而且会不断地有回忆文章出现。宗培兄的人格，  
是中国海派文人的典型，对名人不卑不亢，对朋友敞开  
胸襟，他诚恳诚实诚信且坦诚；其见识超人，当今中国文坛好几位名人都是他发掘帮助  
成名的，而自己却数次谢绝中央政府的招募进京任职；其魅力无比，彬彬有礼，幽默非凡，  
助人为乐。

三年寒窗，宗培兄是张娃娃脸，方方圆圆，笑嘻嘻，不动怒，声音蛮洪亮。语文课  
代表，写得一手好字，常常在班级墙报前看到他的背影，不是在画报头就是在抄写文章，  
手指被各色粉笔染成斑驳的杂色。天色渐暗，同学们背着书包陆续回家了，只有他仍在板  
报的园地默默耕耘着。

2年文革，我们班上男同学有两派再加上几个我在内的逍遥派，实际上大家都是混  
混日脚，革命个屁。不过总有气量小的人，利用什么派什么派泄私愤，不是为了那个漂亮  
女生醋来醋去，就是为了互相看不上眼。我记得清清楚楚班上唯一一次有同学抄家闹事，  
是由于单相思吃醋加害于同班同学。年轻人在政治动乱中各有私心倾向，倾向导致行动，  
所以造成深浅隔阂甚至仇恨，可能有的至今没有消除，被害人的心情可以理解。

不可以理解的是，我们班上如今竟然有7男生1女生过世。1968起大家纷纷“被”  
工厂农场甚至北大荒，宗培兄和班上许多同学都“被”去崇明东风农场，在那里忻同学和时

同学先后去世，时同学是全科才子，文革中和我天天一起去学校“被”革命，1970年在崇明农场不幸溺水身亡，宗培兄告诉我他当时捧着去世时同学的头坐拖拉机到火葬场。聂同学亦是逍遥派，“被工作”不久，说是男女问题“被”跳楼“被”自杀，许同学是班上很多男生喜欢的美人，但是大家都敢想不敢言，我1995年经济担保她来过美国，2014年红颜薄命，次年郑同学，出身医家却喜欢文艺，我文革前读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就是他家里的宝贝，当时时同学先读，然后是我读，其实也没有觉得好看。

和我们绝大多数位育人一样，宗培兄是底气足而牛气的“做书人”，务农6年后，调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从抄写退稿信到推出无数好作品的文学编辑，198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此与文学编辑工作结缘，历任助理编辑，《小说界》期刊编辑、副主编、主编，文学编辑室主任、总编助理、副总编、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近40年文学编辑生涯。

2012年第十一届中国韬奋出版奖，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宗培是全国出版界20位获奖者之一，韬奋出版奖是我国出版界个人最高奖项，表彰在编辑出版一线，勤恳工作，具有职业道德操守、无私奉献精神，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编辑是专为他人做嫁衣的职业，是发现文学新人，培养提携作家，为别人成名成家的铺路石子。没有热忱，没有厚道，没有韧性，耐不住辛苦是胜任不了的。

据报道，宗培兄有言：“出版人要有创造性，要敢为人先，要洞察秋毫，要给这个处于混乱与清醒的市场注入新鲜感，这才有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是这样，像“拼命三郎”几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工作，成就斐然，每次回上海，我们几人总要聚聚聊聊，而从未从他嘴里听到一点自夸。（从左到右：宗培，我，李崇华，姚方方，罗蔼龄，张蕾）



包括易中天、莫言、格非、王小鹰、金字澄等知名作家，都得到宗培兄的支持和帮助，在很多文学界后辈心目中，郑宗培是个温厚热心的前辈，“总是笑眯眯的。”尽管莫

言被“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界评论不一，我也并不看好他的书，但他对宗培兄的评语还是比较褒肯的，“，，，此人豹头环眼，南人北相，乍一看似个莽汉，交往久了才知道端详。。。相处十几日，方知郑兄是个敢于做事、善于做事，既有胆识而又思维缜密的人。他豁达幽默，常有奇态，与之同行，其乐无穷。”

尽管如此，宗培兄总是一贯的平易近人，对周围人从无非言，一派君子风度，正如上海作家沈嘉禄的这句追忆代表了众人心声：“郑宗培是作家圈、出版界公认的仁厚之士，朋友谈到他总是说好，没有一句话是负面的，他的去世不仅是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也是诸多朋友的悲伤与遗憾！”



我一直想跟宗培兄参加中国各地的大型书展，听他实地评论每家出版社的特点，他一走，就此没有希望了。宗培兄一直鼓励我写书，还要亲自负责出版，我实在没有时间，想找个枪手代笔，他不同意，每次聚都会讨论我的书是写美国法律故事还是我们这一代闯荡美国的小说，他坚持前者，我倾向后者，所以定不下来。

每次见面他都会带几本新出的书给我，并仔细过目我在亚马孙上订的众多书目，听他从出版家的角度加以评论，受益匪浅，知识人的交情全在书上。

宗培兄从来没有提到自己的病，每次聚，他都是兴趣盎然，好几次还送我回酒店，因为我常常时差倒得吃饭时睡倒，他担心我的安全。去年三月底在上海，宗培兄约我和太座在国泰电影院对面高楼里的小南国吃饭。我们就三人，他却执意点了9个菜，根本吃不完的，还喝了黄酒，我当时是觉得有情况，也问起他要不要我经济担保他小孩来美国读研究生，他说不用。后来聊得高



兴，没有多介意。现在看了报道回想，才觉悟到他是有意思的，谢谢宗培兄，这是我们俩最后一餐最后一聚最后一照。去年夏秋联系不上他，才知道他因病住过院。今年新年问候宗培兄，还问他需要什么药品否？他答复蛮好，不需要药品。没有想到就此远行。

宗培兄走了，我们无限的怀念，他留给我们的是善良人聪明人的海派风格和贵族气质。这个世界因为有好人而美好，宗培就是这样一个好人。